

朝鮮現代戏剧集

宋 影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朝鮮現代戏剧集

上 册

〔朝鮮〕宋 影等著

冰 蔚 何 犁等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the α and β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.

The α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alpha} = \frac{N_{\alph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1)$$

where N_{α} and N_{β} are the number of α and β rays respectively.

$$I_{\beta} = \frac{N_{\bet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2)$$

The β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beta} = \frac{N_{\bet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3)$$

where N_{α} and N_{β} are the number of α and β rays respectively.

$$I_{\alpha} = \frac{N_{\alph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4)$$

The α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alpha} = \frac{N_{\alph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5)$$

The β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beta} = \frac{N_{\bet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6)$$

The α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alpha} = \frac{N_{\alph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7)$$

The β rays of the ^{226}Ra source were measured by

$$I_{\beta} = \frac{N_{\beta}}{N_{\alpha} + N_{\beta}} \quad (8)$$

目 次

編者的話	III
爱国者	1
不能再过那种日子	105
我們一直在一起战斗	219
漁輪“前进号”	331

爱 国 者

宋 影 著

何 犁 译



人 物

崔炳勋——朱岩洞区长。

崔福顺——其女。

宋勇植——祖国光复会会员。

全厚福——其妻，妇女会会员。

宋明浩——其子，游击队员。

宋明玉——其女，儿童团员。

柳三成——矿工，后为游击队员。

金明熙——游击队政治指导员。

池凤七——光复会会员。

郑铁石——光复会会员。

铁石妻——妇女会会员。

金完盛——光复会会员。

金完盛妻——妇女会会员。

完盛妈

鲁凯老婆婆

游击队第七团团长

游击队第四連連长

其他游击队员、男女群众若干

白祥律——守林人，后为宪兵队特务。

日軍团长

日軍团长副官

日軍参謀

日軍第二营营长

日軍通訊兵

伪滿軍大队长

日本教官(伪滿軍的)

警察局长

宪兵队长(大尉)

警察局派出所所长(日本人)

警长、警士、巡警

伪滿軍、日本兵、日伪警察多人

时 間

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。

地 点

鴨綠江边(朝鮮和中国)。

第一幕

惠山镇的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离鸣绿江不远。

舞台是宋勇植的家。

这是一幢一字形的木头房子，门开在正面。左边外屋和上房相连，右边为厨房。

房里有一个烧松枝的大火盆，上面搭着烘衣服的架子，另外还有整段的木柴，木制碓臼，家具也全都是木头做的。玉米和兽皮挂得到处都是，一捆新编的草鞋挂在墙上，特别显眼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深冬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山风呼啸，震撼密林。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和山鸟的噪鸣。

幕启：全厚福和宋明玉在炕上推着小石磨。

宋明玉（推开全厚福握住磨柄的手）你放开，一个人推还方便些。

全厚福 死了头，你哪来那么大的蛮劲呀！

宋明玉 (推得更快)两个人推总是碍手碍脚的，不如一个人来得方便——你看，怎么样？

全厚福 这么快，磨不细！

宋明玉 难道磨细了它会变成大米？

全厚福 你怎么不是个男的呢！

宋明玉 我也气自己为啥不是男人！

全厚福 哼，你们两个简直完全相反，哥哥象大姑娘一样老实；瞧你的长相和说话劲儿！（咂咂嘴）

宋明玉 (耸耸肩膀)那也好嘛。（掉转头）啊，妈，这用来扞面吧，爹今天也该回来了。不说多，小甕子总能打到一只吧。

全厚福 唉，你哥哥要是不被抓到矿上去，你爹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头。（叹气）一去就没有音讯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
宋明玉 哼，你以为哥哥会不明不白地死掉吗，绝对不会。

全厚福 已经一年多了，连信也没来一封，就说矿上的活儿再忙……

宋明玉 不是不写，是不能写！你以为那些家伙把年青人象牛马一样拉了去，还会给他们写信的空闲么？听说那边活儿苦，吃不饱，大家都打算逃跑哩！……所以最近管得很严，连宿舍也由警察扛着枪把守，简直象监狱一样！

全厚福 所以才担心嘛，他身子又单薄……

宋明玉 唉，媽，你真是，怎么連自己的亲儿子也不知道啦！过去尹先生常說夜校学生中，最棒的就是宋明浩。这話你难道忘記了？

[外面傳來几声老鵝的叫声。]

全厚福 瞧那該死的臭老鵝，(開門，向外望)你看，那短命的东西对着福順家叫哩！(拾起一顆石子对着老鵝扔过去，把老鵝赶走，然后关好門走进来，耽心地)看样子，福順她媽……

宋明玉 媽什么事情都迷信，这是个大毛病。

全厚福 你懂什么，这也插嘴，那也插嘴！老鵝叫，閻王到，从古到今都这么說。

宋明玉 (生气地)唉……

全厚福 (略为有些不快)她已經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婆，身板又那么虛弱，被人家狠命踢了几脚，还受得了？(气愤地)哼！那些家伙也太可恶，他們居然不准人家在山沟里打柴。自从出了个什么山林合作社以后，那些当山林看守的家伙簡直比巡查还可恶！

宋明玉 是膿包自会穿的——总有到头的时候！

全厚福 那些家伙得寸进尺，越来越坏，連火田^①也不准随便开了，还到什么“头”啊。現在这个世道我們朝鮮人还能算人嗎！

① 过去朝鮮农民往往放火燒山、开垦荒地，这样开垦出来的田，叫做火田。

宋明玉 不，咱們往后瞧吧。尹先生說過：敵人越是接近死亡，表面上看来越強大。烏在臨死前還要大叫几声呢！

全厚福 果真如此，那再好不過，可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大象。
(叹气)

[崔福順上。]

崔福順 嬌子，大叔还没回来嗎？

全厚福 沒有，你媽好些了沒有？

崔福順 还是那样。我爹这陣鬧得可凶啦，他嚷着要去找那个姓白的看林的小子算帳哩！

全厚福 啊？算帳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？

宋明玉 算帳就算帳唄，有啥害怕的。(对福順)姐姐，你說是不是？

崔福順 不过——你也曉得我爹的性子，平常很和气，要是发起脾气来，那就水火不分。唉，要是大叔在家就好了……

宋明玉 为什么？

崔福順 媽叫我請大叔去一趟，她說只有大叔才扭得过我爹那牛脾气。

全厚福 那，我去看看。

宋明玉 算了吧，你去了也沒用。

全厚福 你說的什么話？事情总是不要鬧大了才好，我們能呆在旁边望着？又不是啥生人別戶的。(下)

崔福順 爹的臉色那么难看，我真是头一回看見。他一句话也不說，緊緊地閉着嘴。后来又悶头吃了一通土豆，

我看准要出乱子。

宋明玉 他老人家性子这么急，怎么会不生气呢？就連我也气得不得了！（激动地）姐姐，难道你就不声不响地看着那小子打大嫖？要是我，可得叫那小子吃点苦头。（挥动拳头，粗声喘气）

崔福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連想都来不及想到该怎么办。媽正在厨房里干活，那小子横冲直撞跑进来，对着我媽一連踢了几脚，媽当时就昏倒了。我紧紧地抱着媽，只知道哭。我气得要命，心都快炸了，两眼直发黑。（两眼噙滿泪水）

宋明玉 姐姐，你哭啦？

崔福順 我实在气不过。（拭泪）

宋明玉 姐姐，哭是軟弱的表現。

崔福順 我也知道傻瓜才哭，可是……

宋明玉 姐姐，鬼子解散夜校后，尹先生临渡江时，諄諄叮囑我們的話，現在还在耳边响呢！他說，总有一天我們會胜利，总有一天，这个世界会变成我們的！（声音稍低）他还說，江那边有金日成將軍的游击队，（回忆着）尹先生現在恐怕也在江那边的某个地方，为了最后胜利而斗争。

崔福順 （自信地）是啊！

〔两个姑娘眼睛里射出光芒，她們对于未来的胜利满怀信心。〕

宋明玉 （怀恋地）姐姐，那时候，我們的夜校給这黑暗的山沟

敲起了晨鐘，把人們從沉睡中喚醒。（意味深長地微笑着）尤其是對你說來，那鐘聲帶來了更大的喜悅，是嗎，嗯？

崔福順（沒完全听懂她的話）什麼更大的喜悅？

宋明玉 換句話說，對你和我哥哥，夜校便是媒人啊。

崔福順（臉頓時紅了）嗨，死了頭！

宋明玉 什麼死了頭，按照我們朝鮮的風俗，即使小姑子在她嫂子手裡過日子，嫂子也得恭恭敬敬地叫她一聲“姑娘”呀！

崔福順（又高興又沒辦法）真是……

宋明玉（自言自語地）哥哥這陣雖然被抓到礦上去了，但他不會永遠象傻瓜一樣呆下去的。胸中的怒火总有一天會爆發的。姐姐，你說呢？

崔福順（點頭）

宋明玉 我們可不能落在哥哥他們後面啊，我們雖然也穿着裙子，但是和從前的女子可不同呀！

崔福順（陷入冥想）……

宋明玉 姐姐，你在想啥呀？

崔福順（望着天空）我在想，那時候——我們上夜校的時候——先生偷偷地教我們唱的那首歌……

宋明玉（低聲地）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歌。

崔福順 那時候，有一次，是春天，我們站在那塊大岩石上俯視着彎彎曲曲的鴨綠江。啊，那時，金達萊開得正好，滿山都象綉着紅花一樣。

宋明玉 是啊，那天姐姐还采了一束金达莱拿在手里，楞了一会，便給我了。其实呀，那花是給坐在我旁边的哥哥的。

崔福順 就是！你干嘛老寻我开心？这样你心里該舒服了吧。我說，明玉！

宋明玉 噫。

崔福順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。

宋明玉 梦见我哥哥啦？

崔福順 (点头)

宋明玉 他怎么样？

崔福順 唉——穿一身軍装，扛着枪……

宋明玉 那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

崔福順 还有，有一次我想在河边洗臉……水里却現出了你哥哥的臉……唉，这些話你別告訴任何人！

宋明玉 真是朝思暮想，日夜不忘呀！（自語）唉，我以后也会这样想人嗎？

崔福順 (打宋明玉)

宋明玉 (得意地笑了)

崔福順 (重又沉浸在回忆里)那时，我們也不知道離开的头，就都唱起那首歌来了。

〔两个姑娘低声唱：“三千万同胞齐动員，結成坚强的反日革命統一战綫，彻底打垮日本狗强盜，建立人民政权是第一条。”

〔全厚福慌慌張張地进来。

全厚福 福順，不得了啦，你爹真的走啦！你媽和我什么好話都說尽了，他象沒聽見一樣，半句話也不說，就那么死閉着嘴。噯，那副臉色才吓人呢！他一蹦多高，說走就走，象箭一樣就跑下去了。這一下可真要鬧出事情來了！

宋明玉 那有啥辦法！

全厚福 （生氣地）啊，要把這山溝溝鬧翻了你才安逸？這陣派出所的警察對我們非常注意，說我們家有夜校的学生。（對福順）快去看看，你媽急得要命。我真擔心她的病會復發，你快去勸勸她。

〔崔福順下。〕

全厚福 （嘆了口氣）唉！越來越活不下去了，真不如死了好！

宋明玉 越苦就越應該活下去。

〔外面傳來大聲的咳嗽。〕

宋明玉 （開門，張望）爹！——哎呀，真的打了一隻麇子。（跑去）

〔宋勇植拖了一輛小雪橇進來，雪橇上放着一隻麇子。宋明玉幫他拖雪橇。〕

宋明玉 媽，真大。这下子可以解解饞了。

宋勇植 （抖掉衣服上的雪，拭去臉上的汗）打獵也越來越吃力了。他媽的，年紀不饒人，怎么老得這樣快啊！

全厚福 你瞧，福順她爹……

宋勇植 剛才回來時碰見了。

全厚福 啊，你沒把他拉回來？

宋勇植 要拉也拉不住。我也沒有拉他。

全厚福 的确你也很为难；他这一去，恐怕要惹出不少麻烦来。

宋勇植 对那些家伙就得给他点厉害看看，只要不揍死他就行。充其量被他们关上二十九天得了。明玉，拿斧子来，先砍一块给亲家送去。

全厚福 礼都没过，就亲家亲家的……

宋勇植 就算不是亲家，那大嫂子也和我亲嫂子一样嘛。我和炳助哥从小就是莫逆之交，直到现在也还是同甘共苦，和至亲骨肉一样。

全厚福 这些哪个不晓得？

〔宋明玉拿着斧子正要出来，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〕

宋勇植 誰呀？

三成的声音 是我。

〔柳三成慌慌张张推门进来。〕

宋勇植 这不是三成嗎？

三 成 是我……（小心地望了望外面，关上門。惶惶不安的神情）

宋勇植 怎么回事儿？

三 成 逃出来了。

全厚福 啊，从矿上？那我们明浩呢？

三 成 明浩在我前一天就跑了。（喘气）

全厚福 （被不安籠罩着）哎呀，人家背着枪看住你们，又怎么跑出来的？